

《黄家贼事宜状》论析

杨友庭

摘 要 “黄家贼”是唐朝统治者对当时西原蛮黄家起义军的蔑称。自肃宗至德以后至文宗太和八年,西原蛮叛乱不止。其原因是:安史之乱后,唐朝政府加深了对岭南僚民赋税、徭役的剥削;唐政府任用的岭南地方官大多刻剥残暴;僚民乘唐将叛乱之机或受其利诱而起事。长庆元年,韩愈向穆宗呈上了《黄家贼事宜状》,认为黄家僚民起事的原因,不在于僚民本身,而在于朝廷用人不当。文中充分流露了韩愈的爱民思想。

关键词 韩愈 《黄家贼事宜状》 西原蛮僚民 爱民思想

长庆元年(公元821年),韩愈向穆宗呈上了《黄家贼事宜状》,表达了自己对朝廷处理“黄家贼事”的不同看法。这是一篇反映韩愈爱民思想的重要文章,值得加以分析和研究。

一、何谓“黄家贼事宜”?

“黄家贼”是唐朝统治者对当时西原蛮黄家起义军的诬称。西原蛮是广西壮族的先人,居于邕州之西,地约在今左、右江地区,因唐初置西原羁縻州(今广西扶绥县一带)而得名,有黄、韦、周、依、莫、廖等姓。

黄氏居黄橙洞,天宝初,势渐强,攻韦氏、周氏、依氏,逐之于海滨,据十余州。至德初,首领黄乾曜、真崇郁与陆州、武阳、朱兰诸“洞蛮”皆叛,合众20万,绵地数千里,署置官吏,攻桂管十八州。乾元初,肃宗遣宦官慰晓诸首领,赐诏书赦其罪,约降。义军内讧,黄乾曜、真崇郁等被杀。时南阳鲁吴军与安史叛军战于叶县,大败,余众离散。岭南溪洞僚民乘机为乱,其首领梁崇牵、覃问与西原蛮酋长吴功曹等于宝应元年(762)复叛,陷道州,据城五十余日。八月,桂州刺史邢济出兵讨之,执吴功曹。次年,吴功曹余部进攻永州,陷邵州,留数日而去。大历五年(770),容州刺史、经略史王翊至藤州,以私财募兵,得三千

人,与义州、藤州刺史结盟攻容州,不数月,拔之,擒梁崇牵,复容州故地,分命诸将袭西原蛮,复郁林等州。

大历十二年(777),西原蛮潘长安自称安南王,举兵反,桂州刺史、桂管防御观察使李昌夔讨之,擒潘长安,斩首二百余,俘20余万,并给耕牛种粮,令还旧居。^[1]大历十四年,湖南团练使辛京杲遣将王国良戍武岗,以御西原蛮。京杲贪暴,国良家富,京杲以死罪加之。国良惧,据县叛,与西原蛮合,聚众千人,侵掠州县。德宗遣都官员外郎关播招抚之,且服且叛。诏征荆南、江西、黔贵兵诛之,二岁不能下。建中元年(780),以曹王李皋为湖南观察使,招抚之,国良乃降。

贞元十年(794)七月,黄洞首领、钦州守镇^[2]黄少卿连结诸溪洞首领举兵20万叛,攻邕管经略使孙公器,公器与邻道节度使奏请发岭南兵讨之,德宗不许,曰:“以吾人伐吾人,克之非利。”于是命宦官李辅光招谕^[3],少卿不从,陷钦、横、浔、贵等州。少卿子昌沔矫勇,前后陷13州,气益振。后少卿失利,所占地皆失。元和二年(807),邕管经略使路恕打败黄家军,执其首领黄承庆。三年,少卿请降,六月,授归顺州刺史,弟少高、少温并授官。未几,复叛。

十一年八月,西原蛮黄少度、黄昌瓚二部陷宾、峦二州,据之。十一月,邕管经略使韦悦克宾、峦二州。十二月,西原蛮又陷岩州。桂管观察使裴行立轻其军弱,首请发兵尽诛叛者,侥幸有功,宪宗许之。行立兵出击,迁延二岁,妄奏斩获二万,以此欺骗宪宗。十二年,容管经略使阳旻克钦、横、浔、贵四州,以功进御史大夫,朝廷合邕、容两管为一道。⁽⁴⁾

此后黄少卿叛服不常,裴行立与阳旻欲侥幸立功,争请讨之,宪宗以为可。岭南节度使孔戮屡谏曰:“此禽兽耳,但可自计利害,不足与论是非。”宪宗不听,大发江、湖兵会容、桂二管入讨,士卒被瘴疠,死者不可胜计。行立、阳旻竟无功,二管凋敝,天下莫不咎之。十四年十月,安南都护府都护李象古命牙将杨清领兵三千讨黄洞西原蛮,象古以贪纵苛刻失众心,杨清为岭南蛮酋,乘人心怨怒,引兵夜还,杀象古及妻子、官属、部曲千余人,袭陷府城。宪宗擢唐州刺史桂仲武为都护,逗留不敢前,贬为安州刺史,以行立代之。寻召还,郁郁而卒。十二月,容管奏破黄少卿万余众,拔营栅三十六。

长庆元年,以容管经略使留后严公素为经略使,复上表请讨黄氏。韩愈时为兵部侍郎,见朝廷长期用兵,空糜军费,损兵折将,岭南生灵不堪其苦,遂上此状,反对用兵。⁽⁵⁾

何以西原蛮自肃宗至德以后叛乱不止呢?究其原因大致有三:

1. 安史之乱后,唐朝政府加深了对岭南僚民赋税、徭役的剥削

唐初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和管理,在其居住地设立“羁縻府、州”。据《新唐书·地理志七下》所记:“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番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及,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大凡府州八百五十六,号为羁縻云。”

《地理志》的这段文字可以说明几个问题:1. 唐初设立羁縻府、州的目的是为了羁縻笼络四境少数民族。2. 羁縻府、州少数民族首领为地方长官,其职务可以世袭。3. 其贡赋版籍不上户部,但通过法令形式,由边州都督、都护对之实行管理。4. 在边疆地区设立的羁縻府、州有 856 个。这是唐统治者在处理

边疆民族问题和地方行政建制上一项有利于民族团结、和睦的明智措施。这种羁縻府、州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唐对羁縻府、州不直接征收赋税,而用朝贡方式“以充租赋”。⁽⁶⁾朝贡的内容主要是当地的土特产与珍奇。唐初实行租庸调制,从《新唐书·食货志一》所记:“先是扬州租、调以钱,岭南以米,安南以丝,盖州以罗、绸、绫、绢供春彩。”可知岭南租赋以米为主。

安史之乱后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以河北三镇(魏博、成德、卢龙)为首“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⁷⁾他镇亦相继仿效,致使“两河中夏贡赋之地,朝觐久废,河、湟陷没,烽候列于郊甸”。⁽⁸⁾唐中央不仅在政治上失去控制力,而且因为各藩镇自擅财赋而造成经济上的极度困难。唐中央所能直接控制的地盘仅有江南之地,江南成为当时唐中央财赋收入的中心地区。但江南八道的 144 万户“比量天宝供税之户,四分有一”。⁽⁹⁾无法供应唐政府所需的全部费用,因此唐政府除了加重对江南地区人民的剥削外,自然要把收赋征徭的范围扩大到剑南、岭南等其他地区,其中羁縻府、州也不例外。史载“自安史之乱,频诏征发岭南兵募”。⁽¹⁰⁾唐代宗在《给复巴蓬等州诏》中也承认:“岁会戎事,城出革车,子弟困于征徭,父兄疲于馈饷,赋益烦重,人转流亡,荒田既多,频岁仍俭,户口凋耗,居邑萧然,去桑梓之重任,保山林以自活。”⁽¹¹⁾可见周边少数民族所受的剥削十分沉重。

2. 唐政府任用的岭南地方官大多刻剥残暴

如唐玄宗时,周利贞任广州都督,“专事剥割,夷僚苦其残虐,皆起为寇”。⁽¹²⁾据《旧唐书·李复传》记:“先时,西原叛乱,前后经略使征讨反者,获其人皆没为官奴婢。”

元结在任道州刺史时,曾写过《贼退示官吏》一诗,其序曰:“癸卯岁(即广德元年)西原贼入道州,焚烧杀掠,几尽而去。明年,贼又攻永,破邵,不犯此州边鄙而退。岂力能制敌欤!盖蒙其伤怜而已。诸使何为忍苦征敛,故作诗一篇,以示官吏。”诗中也说:“今彼征敛者,迫之如火煎。”⁽¹³⁾元结诗及序中固然是指地方官对汉民的残酷征敛,但僚民又岂能例外!

据《册府元龟》卷 338《贪黷》条记:“大历八年,岭南将哥舒晃杀节度使吕崇贲反,五岭骚扰,诏加嗣

恭兼岭南节度、观察使。……遂斩晃及诛其同恶万余人，筑为京观，俚洞之宿恶者皆族诛之，五岭削平。拜检校兵部尚书，知省事。嗣恭起于郡县吏，以至大官，皆以恭恪为理著称。及平广州，商舶之徒，多因晃事诛之，嗣恭前后没其家财宝数百万贯，尽入私室，不以贡献。代宗心甚衔之。”象路嗣恭如此贪酷的官吏，岂能不引起岭南人民的反抗？随着岭南僚民反抗斗争的激烈化，迫使封建皇帝只得出面安抚。代宗《宣慰岭南制》云：“朕以服岭之表，方隅之大，南尽百越，专制万里，择将置守，常亦难之。至于临遣，屡陷我忠良，俾施惠政，以息疲人。而长吏议法不平，作威以逞，因其猜阻，陷我忠良。冯季康、何如映等南方右族，累代纯臣，协其义烈之心，积有艰危之效。惑于所谮，虐用其刑，无状致辟，遂生边患。”连唐代宗也承认岭南僚民的反抗是因为地方官作威作福，陷害忠良，滥用酷刑所引起的。^{〔14〕}

3. 乘唐将叛乱之机或受其利诱而起事

西原僚民常乘唐将叛乱之机或受其利诱而起事，如大历八年九月“循州刺史哥舒晃杀岭南节度使吕崇贲，据岭南反。……西原贼帅覃问乘虚袭容州”。^{〔15〕}而哥舒晃的叛乱，本身是受苏涣煽动的结果。据《全唐诗》苏涣小传云：“涣善放白弩，巴中号为弩踪。后变节从学，乡赋擢第，累迁至侍御史，佐湖南崔中丞瑾幕府。崔遇害，遂逾岭南，煽动哥舒晃，跋扈交广，伏诛。”

又如上面提到的大历十四年，叛将王国良与西原蛮合，聚众千人，侵掠州县，即属此类。

二、《黄家贼事宜状》的主要内容

《黄家贼事宜状》文字不多，现录全文于下：

一：臣去年贬岭外刺史，其州虽与黄家贼不相邻接，然见往来过客，并诸知岭外事人，所说至精至熟。其贼并是夷僚，亦无城郭可居。依山傍险，自称洞主。衣服言语，都不似人。寻常亦各营生，急则屯聚相保。比缘唐管经略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绥怀，威又不能临制，侵欺虏缚，以致怨恨。蛮夷之性，易动难安，遂至攻劫州县，侵暴平民，或复私仇，或贪小利，或聚或散，终亦不能为事。近者征讨，本起于裴行立、阳旻。此两人者，本无远虑深谋，意在邀功求赏。亦缘见贼未屯聚之时，将谓单薄，立可摧破，争献谋计，惟恐后时。朝廷信之，遂允其请。自用兵已来，已经二

年，前后所奏杀获，计不下一二万人。倘皆非虚，贼已寻尽。至今贼犹依旧，足明欺罔朝廷。邕容两管因此凋敝，杀伤疾患，十室九空，百姓怨嗟，如出一口。阳旻、行立，相继身亡，实由自邀功赏，造作兵端，人神共嫉，以致殃咎。阳旻、行立事既已往，今所用严公素者，亦非抚御之才，不能别立规模，依前还请攻讨。如此不已，臣恐岭南一道，未有宁息之时。

一：昨者并邕容两管为一道，深合事宜。然邕州与贼逼近，容州则甚悬隔。其经略使若置在邕州，与贼隔江对岸，兵镇所处，物力必全。一则不敢轻有侵犯，一则易为逐便控制。今置在容州，则邕州兵马必少，贼见势弱，易生奸心。伏请移经略使于邕州，其容州但置刺史，实为至便。

一：比者所发诸道南讨兵马，例皆不谙山川，不伏水土，远乡羁旅，疾疫杀伤。臣自南来，见说江西所发共四百人，曾未一年，其所存者，数不满百。岳鄂所发都三百人，其所存者，四分才一。续添续死，每发倍难。若令于邕容附近召募添置千人，便割诸道见供行营人数粮赐，均融充给，所费既不增加，而兵士又皆便习。长有守备，不同客军，守则有成，攻则有利。

一：自南讨已来，贼徒亦甚伤损。察其情理，厌苦必深。大抵岭南人稀地广，贼之所处，又更荒僻。假如尽杀其人，尽得其地，在于国计，不为有益。容贷羁縻，比之禽兽，来则捍御，去则不追，亦未亏损朝廷事势。以臣之愚，若因改元大庆，赦其罪戾，遣一郎官御史，亲往宣谕，必望风降伏，欢呼听命。仍为择选有才用威信谕岭南事者为经略使，处理得宜，自然永无背叛之事。

本文分为四段。第一段分析了黄氏起事，是因为“邕管经略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绥怀，威又不能临制，侵欺虏缚，以致怨恨”。朝廷本该加以安抚，将事态平息，但裴行立、阳旻二人邀功求赏，力主征讨。朝廷信之，遂允其请。用兵两年，徒劳无功，邕容两管因此凋敝，百姓怨恨。阳旻、行立相继身亡，但继任之严公素亦非抚御之才，依前还请攻讨。如此不已，恐岭南未有宁息之时。

第二段论述朝廷将邕容两管合为一道，而将经略使置于容州对防守不利，建议朝廷“移经略使于邕州，其容州但置刺史，实为至便”。

第三段说明征发诸道南讨兵马，不伏水土，“续

添续死,每发倍难”的道理,建议朝廷于邕容就近募兵,诸道仅供军需,这样,“长有守备,不同客军,守则有利,攻则有利”。

第四段呼吁朝廷对岭南僚民采用羁縻安抚政策,赦免起事者之罪,遣人亲往宣谕。并再次强调:“择选有才用威信谕岭南事者为经略使,处理得宜,自然永无侵叛之事。”

韩愈此状对岭南僚民起事原因的分析是非常切合实际的,其所建议的处理方法是行之有效的。但史载朝廷对此“不纳”,穆宗一意孤行,听任严公素跋扈横行,结果迫使邕州刺史李元宗引兵投奔黄少度。黄少度“更攻邕州,陷左江镇;攻钦州,陷千金镇”。“明年,又寇钦州,杀将吏”。^[16]至敬宗时归降,后复叛。文宗时,经略使董昌龄遣其子董兰“讨平峒穴”,夷其种党,诸蛮畏服。有违命者,必严罚之。十八州岁输贡赋,道路清平”。^[17]

为了缓和矛盾,唐文宗于太和八年(834)二月下赦罪诏:“自邕州屡平溪洞,兵威所向,首恶皆擒。……其溪洞如有未归附者,向后非因侵扰,更不用进讨,仍加存抚,各使怀安。所获黄洞百姓并分配侧近州县,令自营生,不得没为奴婢,将充赏给。”^[18]至此,黄家僚民的斗争才算基本平息下去。

三、《黄家贼事宜状》思想分析

《黄家贼事宜状》一文反映了韩愈的爱民思想和用人主张。韩愈此状是对当时岭南的情况作了充分的考察后,在事实的基础上写成的。文章的开头说自己贬官岭外,见往来过客并语知岭外事者,“所说至精至熟”,故对黄家僚民之事有相当的了解。韩愈此话确非虚语,韩愈曾三度到过岭外。第一次是在大历十二年(777)五月。韩愈少孤,由长兄韩会抚养。韩会因受元载牵连,自起居舍人贬为韶州(今广东韶关西)刺史,愈随兄至贬所,时年10岁。建中元年(780)韩会病故,愈从嫂郑夫人护送灵柩回故里河阳(今河南孟县)安葬。这一次韩愈在韶州住了三年时间,韩愈后来在祭嫂文中回忆这一段经历时说:“年方及纪,荐及凶屯。兄罹谗口,承命远迁;穷荒海隅,天阔百年。万里故乡,幼孤在前;相顾不归,泣血号天。微嫂之力,化为夷蛮。”可知当时其颠沛流离,孤苦无助之痛苦。

第二次是贞元十九年(803),韩愈时为监察御史,因上《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触怒了德宗,冬未被贬为连州阳山(今广东阳山)县令。韩愈“十生九

死到官所,幽居默默如藏逃”,^[19]至永贞元年(805)秋,才遇赦离开阳山,这次在阳山呆了近两年的时间。韩愈笔下的阳山,是“天下之穷处也。陆有丘陵之险,虎豹之虞”。“县郭无居民,官无丞尉,夹江茅篁竹之间,小吏十余家,皆鸟言夷面”。^[20]韩愈在贬所的心情是“未报恩波知死所,莫令炎瘴送生涯”。^[21]离开阳山时,庆幸自己“窜逐蛮荒幸不死,衣食才足甘长终”。^[22]大有生还不易之感。

第三次在元和十四年(819),韩愈时为刑部侍郎,因上《论佛骨表》,宪宗大怒,将处之以死。得裴度、崔群等极力救援,免死,贬为潮州刺史,即日上道。韩愈时已暮年,自付“罪重无归望”,^[23]故嘱其侄孙韩湘:“好收吾骨瘴江边。”^[24]至次年(820)正月,宪宗死,穆宗继位,韩愈才遇赦召还。这一次韩愈在潮州呆了一年时间。

韩愈三次到岭南均身处逆境,因而对民间疾苦较有体会,对岭南少数民族的状况也较为了解。韩愈认为黄家僚民起事的原因,不在于僚民本身,而在于朝廷用人不当。他强烈谴责裴行立、阳旻邀功求赏、欺骗朝廷,导致事态扩大,兵革不休,弄得百姓杀伤疾患,十室九空。文中充分流露了韩愈的爱民思想。韩愈是唐代儒家道统派的代表人物,其爱民思想源于孔孟的仁政爱民学说。孔子主张“博施于民而能济众”^[25]，“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26]，反对“聚敛”，反对“苛政”。孟子反对暴力统治，主张实行“仁政”，提出民贵君轻论。这些仁政爱民理论为韩愈所继承，在韩愈的不少作品中有所反映。其中比较典型的，如《顺宗实录》，谴责京兆尹李实在贞元十九年京畿地区大旱时，“一不以介意；方务聚敛征求，……人穷，至坏屋卖瓦木，贷麦苗以应官”。在《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中，揭露官吏横暴，人民受苦的真实情况。《送许郢州序》谴责官吏对百姓的刻剥：“财已竭而敛不休，人已穷而赋愈急，其不去为盗也亦幸矣。”《赠崔复州序》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赋有常而民产无恒，水旱疠疫之不期，民之丰约悬于州，县令不以言，连帅不以信，民就穷而敛愈急。”在《赴江陵途中寄翰林三学士》、《宿曾江口示侄孙湘》等诗中，极写农民遭受水旱之痛苦。在《丰陵行》中指责统治者劳民耗财的举动。在《鳄鱼文》中表达自己为民除害的决心。在《潮州祭神文》、《袁州祭神文》中痛恤百姓受天灾之苦，向神祇发出“刺史虽得罪，百姓何辜？宜降疾咎于躬身，无令鰥寡蒙兹滥罚”的呼号。在《应所在

典贴良人男女等状》中,叙述自己在袁州刺史任上为穷人赎回没人为奴子女的举动,要求朝廷以袁州为例,将天下诸州典贴的人“一皆赦免”。在《论变盐法事宜状》中,强烈反对户部侍郎张平叔为政府聚敛财富,不顾百姓死活的“官自卖盐”的主张,制止了这项扰民措施。韩愈的爱民思想和举动,获得了百姓的爱戴,《新唐书》本传称他在阳山期间,“有爱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韩愈不仅爱民,而且推行教化措施,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云:“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韩愈死后,潮州人民为了纪念他,为之立庙,奉之为神,“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所求,必祷焉”。并把韩愈驱鳄鱼的所在地恶溪(古称员水)改名为韩江。可见爱民者,民必爱之。

韩愈三次到岭南,不仅了解岭南的汉民,也了解岭南的僚民,他能理解西原蛮黄家僚民起事的原因。他在《唐正议大夫尚书左丞孔公墓志铭》中还说:“山谷诸黄,世自聚为豪,观吏厚薄缓急,或叛或从。”薄急则叛,厚缓则从,黄家起事完全是被地方官逼出来的。他谴责的是地方官的贪婪残暴、好大喜功,反对对黄家僚民采用镇压手段,而希望朝廷采取安抚政策,这实际上也是他爱民思想的体现。诚然,韩愈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在此状中也咒骂黄家僚民是“禽兽”,是“侵暴平民”“贪小利”的贼,但和同时期的同类文章比起来已是开明得多。如柳宗元写的《为裴中丞奏邕管黄家贼事宜状》、《为裴中丞上裴相乞讨黄贼状》、《为裴中丞伐黄贼转牒》等文,不仅咒骂黄家僚民是“贼”,而且把岭南闹事的责任完全推到黄家僚民身上,大肆歌颂裴行立“讨贼”的丰功伟绩,显然和韩愈的观点大相径庭。

韩愈还在本文中提出用人须当的主张,文章的开头就指出唐政府派到当地的经略使多不得人,既无威德,又侵欺虏僚民,自然要引起岭南闹事。后事列举了裴行立、阳旻二人欺罔朝廷,邀功求赏,一味采用镇压手段,致使邕容两管凋敝,百姓怨恨,最终也落得相继身亡的下场。朝廷不吸取教训,“今所用严公素者,亦非抚御之才”,所以岭南一道,恐怕“未有宁息之时”。文章最后再次强调朝廷须派“有才能信谄岭南事者为经略使,处理得宜,自然永无侵叛之事”。

韩愈在长庆三年写的《送郑尚书序》也同样论述了用人须当的道理:“若岭南帅得其人,则一边尽治,

不相寇盗贼杀,无风鱼之灾,水旱疠毒之患。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故选帅常重于他镇。非有文武威风,知大体,可畏信者,则不幸往往有事。”在孔戣的墓志铭中再次谴责裴、阳二人“冀一有功,有所指取”,致“岭南嚣然”。赞扬孔戣在岭南节度任内的善政,其中特别是对西原蛮采取的怀柔措施。

韩愈用人须当的主张是很有道理的。安史之乱前,唐政府对羁縻州采用“薄其征入”⁽²⁷⁾的赋役政策,总体上矛盾比较缓和。至德以后,随着赋役的加重,岭南僚民的反抗斗争日趋激烈,但如果选用的地方官较能体恤民艰,情况还是有所不同的。如唐代宗时以李复为容州刺史兼本管招讨使,李复一改过去历任经略使将西原起事者罚为官奴婢的做法,“乃令访其亲属,悉归还之。在容州三岁,南人安悦”。⁽²⁸⁾元结为容管经略使,“身谕蛮豪,绥定八州”。⁽²⁹⁾李昌夔为桂州刺史、桂管防御观察使,平定西原蛮潘长安,俘虏二十余万,“并给耕牛种粮,令还旧居。统外十八州牧守,羁縻反复,历代不宾,皆受首请罪,愿为臣妾”。⁽³⁰⁾前面提到的孔戣,宪宗时为岭南节度使,“以清俭为理,不务邀功,交广大理”。⁽³¹⁾但这种官吏毕竟为数太少,故岭南“未有宁息之时”。

韩愈在本文中再次提醒唐统治者对少数民族采取羁縻政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安史之乱后,由于藩镇林立,中央集权遭到削弱,中央已无力来管理众多的羁縻州,少数民族的离心力也逐渐加强,因此统治与反统治的斗争日益激烈。韩愈提出少征纳,多安抚,仍如唐初采取的羁縻政策,实际上已不太可能,所以他的主张得不到唐统治者的采纳。

《黄家贼事宜状》一文反映了韩愈儒家的爱民思想,其用人主张及阐述的民族政策,虽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在当时应当是进步的、积极的,这是值得我们肯定的地方。

注释:

(1)(30)此据《全唐书》卷441,韩云卿:《平蛮颂》。

(2)《旧唐书》卷13《德宗纪》。

(3)《全唐书》卷717,崔元略:《李公墓志铭》。

(4)此据《新唐书·宪宗纪》。《新唐书·南蛮传》云:贞元十年,“以唐州刺史阳旻为容管招讨经略使,引师掩贼,一日六七战,皆破之,侵地悉复”。查阳旻任唐州刺史在元和十

一年,任容州经略招讨史在元和十二年至十五年(详见《新唐书》本传及《旧唐书·穆宗纪》),故本条记载有误。

(5)《旧唐书·穆宗纪》云:长庆元年“十二月丙寅,以前容州经略使留后严公素为容州刺史、容管经略使”。韩愈于是年七月二十六,自国子祭酒转兵部侍郎。故《资治通鉴》卷241《唐宪宗纪》所说:元和十四年十二月,“国子祭酒韩愈上言”,其时间及韩愈的职务皆有误。

(6)《资治通鉴》卷196。

(7)《旧唐书》卷141《田承嗣传》。

(8)《新唐书》卷52《食货志二》。

(9)《唐会要》卷84《户口数杂录》。

(10)《旧唐书》卷157《王嗣传》。

(11)见《全唐文》卷47。

(12)《新唐书》卷209《周利贞传》。

(13)《全唐诗》第四函第六册。

(14)《全唐文》卷144 常衮文。

(15)《资治通鉴》卷224《唐代宗纪》。

(16)(17)《新唐书》卷222《南蛮传下》。

(18)《册府元龟》卷91《赦宥》。

(19)韩愈:《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

(20)韩愈:《送区册序》。

(21)韩愈:《送张十一功曹》。

(22)韩愈:《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

(23)韩愈:《武关西逢流吐蕃》。

(24)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25)《论语·雍也》。

(26)《论语·学而》。

(27)韩愈:《送郑尚书序》。

(28)《旧唐书》卷112《李复传》。

(29)《新唐书》卷143《元结传》。

(30)《旧唐书》卷154《孔戣传》。

作者:杨友庭,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厦
门,361005。

[责任编辑 赵永建]

● 简 讯 ●

周口师专第四次中青年教师课堂教学

大奖赛圆满结束

周口师专第四次中青年教师课堂教学大奖赛于6月15日结束。张华莉、吴景珠荣获一等奖,张守权、杨玉霞荣获二等奖,王伟、谭光轩、许梅英、詹秀环、王丽、张秀山等六人荣获三等奖。

这次大赛从1998年5月份开始,历时一个半月。通过下发文件,广泛发动,人人参与,各系(部、室)对所有45岁以下的青年教师逐一听课、查阅教案,并召开学生代表座谈会听取意见的方法,评出本部门中青年优质课教师2名,推荐给学校。学校成立文理两科评审组,分别对各系(部、室)推荐的教师进行复评,在复评的基础上进行全校总决赛,全体评委逐一听课,优中评优,最后评出一、二、三等奖。

此项工作从1992年开始,每两年进行一次,截止目前,共有44位教师获奖。

(教务处供稿)